

指挥家吕嘉重新演绎出名要趁早

在指挥这一行，歌剧指挥差不多是最顶尖的存在，因为歌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，在音乐、戏剧、美术等方面，都对指挥家的专业素养有极高的要求。所以，即使今天已经功成名就，吕嘉讲起年轻时候的这些故事，仍然谦虚谨慎：“26岁成名是早了，但26岁对指挥来说，懂什么？真的就是个baby！”他并不是假谦虚。相比同龄人，他不但幸运，更有天赋，他能够一目十行——不是虚指十行，是真的十行，十种乐器的声音可以在他脑海中同时响起；他还勤奋，在海外那么多年，他的指挥量多达2000场，疯狂积累着自己的艺术素养。

国家大剧院建成后，吕嘉受邀回国，担任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，为国家大剧院创排了多部经典歌剧；同时他还担任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，让这支2010年3月才创立的乐团，声名鹊起，在古典乐迷中也有了“蛋交”的昵称。

如今57岁的吕嘉，正值指挥大师的黄金年龄。对于吕嘉的艺术造诣，业内已有公认，而他仍潜心艺术，带领年轻的管弦乐团“闭关修炼”，很少涉足商演。他总觉得，虽说“出名要趁早”，而且年轻的乐手们又都是在当下高质量教育体系里培育出来的，但要真正理解艺术、让音乐能带给观众共鸣，还需要大量的演练和实践。

生活周刊记者 陈宏

经历

重新演绎出名要趁早

生活周刊：您出生在音乐世家，10岁才开始学音乐，却被父亲发现了音乐天赋。当时是怎样的情况？

吕嘉：看戏或者看电影时，我能说出随意一个音的音高，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在钢琴上弹一个音，让我唱出来那个音高，我没受任何训练，同时弹三个音，靠耳朵分辨，最后三个音全听出来。父亲说，这个耳朵不学音乐不行，一定要比他强。所以我就开始学。学音乐挺苦的，没有童年，小朋友玩踢球，你得先做作业，做完作业，每天要练习3到4个小时。最后用了3年，我练出来了绝对音高。

生活周刊：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您也在是否学音乐上纠结过吗？听说当时您数理化成绩很好，体育也很好，最终却选择了音乐？

吕嘉：我父母让我自己选择，当然他们还是想让我走音乐的路。我一想，还是学音乐吧。

生活周刊：后来去中央音乐学院学指挥，郑小璜教授对您的评价是怎样的？

吕嘉：聪明，有才，但就是贪玩。

生活周刊：但后来去德国柏林留学，您好像不是这样的。

吕嘉：我那时候24岁，收到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的考试邀请——是去考试，不是拿到了入学通知书。我决定去，就带了300美金、一箱子谱子、一箱子衣服，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，也不知道前途如何。考试的时候，钢琴、指挥、乐理等四位教授考我一个人。比较难的是，当时钢琴根本没有时间练，指挥的时候也没有谱子，还好我可以背谱指挥。后来一位教授直接来跟我说，祝贺我被破格录取了，因为我很有音乐天赋。

生活周刊：看过报道，说当时在德国的生活很辛苦，您甚至还在地铁站睡过几夜，而且需要打工赚学费。

吕嘉：是的，和很多留学生一样打工。不过结束打工后我都会学习到深夜，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来德国，不是来打工的。一有空，我就去看西柏林爱乐乐团和德意志歌剧院的排练，这是最好的学习。

生活周刊：您学的是德奥体系，成名是在意大利，那段经历现在回顾是什么感受？

吕嘉：去意大利是个很偶然的机会。我到德国9个月后，看到一张过期的旧报纸，上面有意大利即将举办安东尼奥·普兰佩得罗国际指挥大奖赛的消息，但这个时候离比赛开始已经只剩下4个月了，报名已经截止。我给主办方寄去了履历，想试试看，结果他们答复我，说正式选手之外有候选名额，如果有人退赛我可以进去。后来我很幸运，参加了比赛并拿到了第一名和评委委员会特别奖。这次获奖也让我在意大利有了知名度，后来担任了意大利的歌剧院的总监。

如果没有凑巧看到那张登有指挥大赛消息的过期报纸，如果比赛当天同为候补的其他11名选手中任何一人没有缺席，如果我乘坐的那列火车没有晚点半个小时，今天的我可能就会是另一番光景。

生活周刊：意大利是歌剧的故乡，很多意大利人却高度评价你，比意大利人还了解歌剧。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甚至还授予您“总统杯”，以表彰您为欧洲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。是不是挺自豪的？

吕嘉：我是上海人。我们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就说，出名要趁早。我26岁就担任了意大利歌剧院的音乐总监，但现在我重新演绎一遍这句话：年轻优势是什么优势？世界上再有才华的指挥，26岁就是个小屁孩儿，是个小baby，真正的指挥是要你从艺术上、人生上、阅历上，将你所有的工作经验、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你才能厚积薄发。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，指挥最好的年龄是50—70岁。

当然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以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举例啊，我们说的“三高”（世界三大男高音），帕瓦罗蒂、多明戈、卡雷拉斯都还属于中青代，那个时候还有老一代的艺术家，可能名气上不如他们，但在艺术程度上来说，很多人都比他们好。我在意大利，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，你说我学的是什么东西？当然是最好的东西。我也有意识地多指挥，在意大利，我每年指挥上百场的音乐会，实践多了，眼界就会更开阔，理解也会深一层。艺术水准的提高需要悟性，不断地由数量的累积到质量的提升，才能永远地往上走。

艺术

布鲁克纳的音乐直击灵魂

生活周刊：除了众人皆知您擅长的意大利歌剧，布鲁克纳的作品似乎是您近年的保留曲目，能否为我们介绍下这位作曲家在您心中的地位？

吕嘉：布鲁克纳在我心里跟“神”一样。他是德奥作曲家里最伟大的三位之一，巴赫、贝多芬、布鲁克纳，在我心里没人能跟他们比拟。

生活周刊：一般说到贝多芬、莫扎特，人们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和接触，但好多人一听布鲁克纳，普遍觉得他太难接近了，中国的乐团演出布鲁克纳曲目也特别少，您能跟我们探讨下原因吗？

吕嘉：我想有好几个原因，一是从乐队的编制上来看，莫扎特曲目是古典音乐的编制，贝多芬曲目最大也是六七十人，布鲁克纳曲目有时候编制很大，有时候要加瓦格纳号，这是从编制上讲。另外从传承和风格来说，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们不一样。虽然他们都是德奥的经典之经典，但从个人经历上，包括从个人的奇闻异事上来说，他几乎没有有什么奇闻异事。莫扎特、贝多芬有很多故事，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法国大革命，他们都参与其中，他们的人生经历，对人的了解，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。布鲁克纳不一样，他是一个纯朴的奥地利农民，正是因为纯朴、执着、简单，成就了他成为古典音乐中对我而言最高的一座丰碑。

有些人很场面，能说会道，但布鲁克纳这个人，他很真心。“诚惶诚恐”很贴切地可以形容他。一般来说，他的心肯定是很真诚的，不会做虚假的事。因为布鲁克纳有个很伟大的地方，对任何人，任何艺术，对自己尊重的东西有一种敬畏之心。比如对瓦格纳，崇拜到就像是他的一个小仆人。他从来没有自大自傲的心，但其实他的心很伟大。他都不知道他的伟大，这就是农民最朴实最好的地方，他用简单概括所有的复杂。

生活周刊：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布鲁克纳？

吕嘉：灵魂归宿。布鲁克纳的音乐到最后都是灵魂的洗涤与归宿。你听了他的音乐，就好像洗了个“灵魂澡”一样，真的非常

了不起。第二个词是大音希声。布鲁克纳就是自然、简单，而能做到自然和简单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最后一个词是永恒经典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生活周刊：这次在上海，为什么在布鲁克纳的众多作品中选择《第六交响曲》？

吕嘉：《第六交响曲》是布鲁克纳中晚期的一部作品，也是布鲁克纳最复杂的一首交响曲。这首作品中的变化很多，每一个乐章都非常完美。从创作技法来说，第一、第二乐章都写得非常好，每个部分都很精彩又不失精练，编制也不大。另外，时长方面也是我们选择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。《第六交响曲》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长，刚好适合我们的音乐会，不然如果演别的作品，可能时间方面就不好控制了。

另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，因为布鲁克纳是个很老实的人，所以他可以接受别人修改他的作品。这些改动有些是精炼了作品，有些却改变了他创作的精华。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根据指挥的

好恶而修改的版本。这次演《第六交响曲》，也是他少数没有被一直改来改去的版本，算有幸吧，因为在他生前，这首没被演过。总体来说第六交响曲这个作品每个部分都很精彩又不失精练，编制也不大。总而言之，《第六交响曲》可以说是布鲁克纳最高水准的作品之一，我们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把这样一首非常美好的、高级的音乐作品带给观众，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这部作品。

生活周刊：他的作品总是被人修改，他好像也没什么意见？

吕嘉：布鲁克纳不受维也纳人待见，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，算是功成名就了，最后连一向猛烈攻击他的汉斯立克都挑不出毛病，只能说他写得太长了。

我很佩服他的执着，因为艺术家需要执着，其实一开始不需要聪明，反而容易被聪明误。你达到一定高度，获得了一定积累，不轮是学术、生活，还是知识、思想，到了集大成者之后，你的聪明会帮你无数的忙。但在那之前，聪明会害了你，因为聪明的人随时在变通，随时在找机会，就不会坚持。坚持真的太重要了，比如孟京辉，坚持到现在，就是成功。

有时候，你一定要付出到仿佛上帝觉得足够了。虽然我觉得艺术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。我现在看我去年指挥的东西都会觉得很满意，因为艺术上是需要永远保持进步的。艺术追求永远没有尽头，只有积累到一定时候才能获得自我提高，从而给观众和乐队队员带来一种美好的享受。

